



庙会

Temple Fair
成都社会风俗的百科全书
The Encyclopedia of Chengdu's Customs

文/图 游鱼

捏

泥人、面人的、拉响簧、剪纸、倒糖人的、卖猪儿粑、糍粑、油果子、米花糖、鸡脚杆糖的、做棕刷、编竹器、扎扫把、修锁补锅的，当然还有变脸、吐火、搭棚唱戏的、打擂台比武、要把戏的，以及白家肥肠粉、新疆羊肉串、兰州拉面、景德镇瓷器的摊子，和陕西的买卖、河南的商贾、山东的杂技、马戏等等，曾一度隐伏于农耕文化遗风的种种手艺、玩意和小吃，此时，仿佛在一夜之间又全都鲜活地转过身来，汇集一堂。满眼望去是熙来攘往的人群，而切身感受到的是热闹的气氛，庙会，实在给予了成都人太多的眼福、口福、乐子和温暖的记忆。

是的，本是宗教祭祀活动的庙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生长出繁茂的枝叶来，而成为一方百姓狂欢的盛会。不仅如此，成都不少的独特民俗也大多源于庙会，或者衍变于庙会，所以说，庙会也是成都社会风俗的一部百科全书。

都市中的风俗画卷

成都历史上最有名的庙会活动当数其时每年农历二月十五的青羊宫花会。按民间的说法，这天是朝贺百花仙子生日的“花朝节”，也是道教始祖李老君的生日。在唐代，成都已有花市，其中又以青羊宫花市最大，所以“花朝节”到西郊的青羊宫游春赏花就成了成都人的一个源自久远的习俗。而这期间，作为道观的青羊宫自有隆重的法事活动举行，于是赏花的人们也到观中拜祭老子，进香祈福，而参加法事活动的善男信女们也游于花市，到后来，“庙会”、“花会”渐次合一，成为成都一年一度最为盛大的春日盛会。

其实，庙会最早来自于民间酬神的祭祀活动，《礼记》中记载，春秋时期，孔子弟子子贡在描述人们酬谢农神而举办的祭祀活动时，曾慨叹“一国之人皆若狂”。到东汉时期，随着佛教开始传入中国，道教的逐渐形成，这些祭祀活动又纷纷与佛道神灵结合起来。而佛道在争取信众，招徕群众的激烈竞争中，也均在其宗教仪式上增加了许多娱乐内容，如舞蹈、戏剧、出巡等等，这样，不仅善男信女趋之若鹜，凡夫俗子也随喜添趣。如此这般，寺庙、道观便逐渐成了以宗教活动为依托的群众聚会场所了，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交流的需要，进一步世俗化的庙会





逐渐融入集市交易和各种娱乐活动，成为市集的一种重要形式和国人休闲娱乐中一种不可缺少的年节内容。所以，庙会又称“庙市”或“庙节”。

说到“庙市”，就不得不提到被传为“震旦第一丛林”的大慈寺了。大慈寺始建于魏晋，鼎盛于唐宋，曾有过占地千亩，梵宇96院，楼，阁，殿，堂等8524间，僧侣5万人的盛况。宋时，大慈寺门前是个巨大的市场，每年二月十五日卖花木蚕器，称为蚕市；五月卖香药，称为药市；冬月卖用具器物，称为七宝市。对此，其时成都太守田况作有《大慈寺前蚕市诗》：“高阁长廊门四开，新晴市井绝纤埃。老农肯信忧民意，又见笙歌入寺来。”而宋代词人张仲殊在游览了大慈寺蚕市之后，也作词《望江南》赞叹到，“成都好，蚕市趁遨游。夜放笙歌喧紫陌，春邀灯火上红楼，车马溢瀛洲。”从中可窥大慈寺庙市盛况。

今天，包罗万象，并被冠以“成都大庙会”的成都人春节游春盛会已在成都武侯祠连续举行了3年。主办方之所以选择这里，我想这与成都人“游喜神方”的习俗不无关系吧。记忆中的儿时，每到春节的大年初一，亲朋好友几家子都会邀约到武侯祠去游玩一天，父母称这叫“出天方”。其实“出天方”就是“游喜神方”。在我国传统的方位观念中，历来都是以南方为尊的，曾经武侯祠不仅地处成都南郊，祠内还供奉着自元明以来被称为“喜神”的诸葛亮，如此而来，在“日之朝，月之朝，岁之朝”“三元三朝”的正月初一到武侯祠去迎接吉祥，就成了成都市民的一项重要民俗活动。如果还能争烧到第一柱香，喝到第一口茶，甚至得到“喜神”派送的红包，那就更是喜上加喜了。

除了这些特色民俗活动，今天的成都大庙会更可看作是一个地方美食的集中地，夫妻肺片，赖汤元，龙抄手，钟水饺，

担担面，三大炮，蒸蒸糕，韩包子，川北凉粉，陈麻婆豆腐等，直让人是吃了这家又吃下家，刚抹嘴从这家出来，又在那家的摊前坐下，并高呼一声，“老板，快点哈。”而大庙会期间的民间工艺展示，民间百绝表演，传统婚礼秀，以及龙灯狮舞，歌舞杂技，魔术小品，木偶皮影，武术街舞，极限运动，川剧京剧等特色文艺演出活动更是让人目不暇接，眼花缭乱，实在让成都人在此一年中最为闲暇，最有积蓄的日子里，享美味，体闲适，饱眼福，尽情欢娱。庙会的盛况较之以往也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热闹和繁华。

酬神，或迷彩的乡村节日

今春农历二月初二，我一早就来到了近郊新都的木兰山





上。农谚云：“二月二，龙抬头，大家小户使耕牛。”今年春早，山间坡地上的一垄桃林正含苞待放，初露红意。而满坡的油菜花是一片金黄，灿烂得惹人心醉。这天是当地有名的木兰会，站在山上，只见四面八方的男女老幼，正潮水般地云集而至。而早些时候到达的赶会者，各地客商、手艺人、草台戏班，已在山上山下密密麻麻地搭满了五花八门的帐篷，布设下大大小小的摊贩卖货点。

山上有木兰寺，是明万历年间为纪念“蜀中花木兰”韩娥而建，不过兵燹后俱毁，又重建。到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春，迁居当地的客家人为了庆祝文昌帝君的诞辰，依寺办起文昌会，或许也正是由于民间俗众的参与，文昌会的宗教节日庆典意义也就逐渐地世俗化了，演变为当地农人的一种种子交流会。所以，在木兰会上，你可以看见在寺庙外的墙沿边上，那随地摆满的水稻、小麦等粮食、蔬菜、水果种苗摊子，它们如一字长蛇阵般延伸开去，直看得人是“五谷不分”，眼花缭乱。向民俗专家请教，认为这种独特的种子崇拜遗风，实则就是对

五谷神的一种祭祀仪式。

不仅仅是木兰会，其实成都乡村的各种庙会活动，其最初的形式大多依附于当地佛寺、道观的神灵，脱胎于某种酬神的活动。比如每年农历二月十四的邛崃固驿镇春台会，最初主要是敬土地神，为的是“你敬我土地，我保你平安”；都江堰二王庙的川主会（每年六月二十四举行），是为了祭祀“功在蜀郡，泽沛川民”的李冰父子；而正月初九赶新津观音寺庙会，乡人更多是为着到此来送祭龙神下水，以保自家的小孩能平安地度过危关险隘；过去，每到清明会，崇州元通镇上的圆通寺、惜字宫、扬泗庙、关帝庙、长寿禅院等都要举行隆重的法事活动，祈求平安幸福。这时候，乡人还要举行“阴差出行”，以示驱鬼避害。事实上，在过去，各地乡村的庙会活动都是很多的，而在供奉祭祀不同神灵的各种庙会期间，各行各业供奉的神祇也借机纷纷登台亮相，承享一年一度的迎拜。如菜行的陶朱公、屠宰行的张三爷、木行的鲁班、糖酒行的杜康、水食行的雷祖、染房业的梅葛二仙、土布业的织机圣母等等。而所有这一切，庄

户人图的不外乎就是个顺利安康，好年景带来好收成。

但神除了能给乡人们带来某种心安，并不能给予实际的恩惠，所以各地的乡村庙会活动在其后来的演变发展中，也就逐渐过渡到以农用物资交易为主要内容的一种特别的乡村集市活动。无论是新都的木兰会，邛崃固驿的春台会，还是崇州元通的清明会，你都会看到那些散发泥土气息，新鲜木料味道的种子，农具，高高低低，密密扎扎摆放一起的宏大场面。

茄子秧、海椒秧、各类豆种、簸箕、扁担、箩筐、谷桶、锄柄、锄头、犁头、犁架、牛轭、晒席、风车等等，一路看去，不少的种子和农具甚至都叫不出名字来。固驿当地有这样的谚语：“家缺农具不用愁，春台盛会任你游。”而元通则有“诸市俱全，为一州货财之薮”的说法，可见这庙会物什的丰富和全面。除此之外，各类五金家电、服装布匹、生活用具、塑料盆盆，甚至摩托车、电瓶车也都汇集于此，以及来自各地的小吃摊子，捏面人倒糖饼的摊子，江湖郎中的膏药摊子，算名测八字的占卦摊子，打“莲花落”为人祈福的圈子，耍猴耍把戏的圈子……总之是该来的都来了，不该来的也来了，三流九教，

熙熙攘攘，吆喝声，叫卖声，录音机里传出来的高分贝流行音乐声，响彻一片，这庙会，哪里还寻得神的踪影，是完全的物的世界。

乡村的庙会大多在春耕前举行，此时正值农闲时候的乡人，对于庙会的期待往往是出于对某种热闹的期待。年老的希望能过上一把他们久违了川剧瘾，年轻的则希望能看到他们平常只能在电视才能看到的现代歌舞。所以在各地的乡村庙会上，都会同时来上好几个戏班，有表演马戏的，有跳劲舞唱流行歌的，当然也有川剧戏班。戏各演各的，观众也是各招徕各的，一天几场，一连几天，场场爆满。对乡人而言，逛庙会也许是他们一年中最为享受的一种快乐和幸福——先到寺庙道观焚香祈福，然后到物资交易区去看看各类商品；之后看戏，看了戏再到小吃摊上吃碗酸辣粉，品尝一下兰州的拉面，新疆的羊肉串；兴致所至，或许就买上一件新衣裳，衣裳口袋再揣上些外地的舒脆京果，趁夜色未降，哼着刚听来的戏中唱段或歌谣，回家去了；是夜，或许就梦见了白天所见的繁华。或者就梦见了神灵遂愿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